

# 粵港澳大灣區書畫創作的歷史回眸

張瑞田

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所印發的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對粵港澳大灣區進行了戰略定位——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、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、深圳市、珠海市、佛山市、惠州市、東莞市、中山市、江門市、肇慶市，總面積五點六萬平方公里，二〇一七年末總人口約七千萬人，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、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，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。

藝術是文化的反映，也是文化的組成部分。粵港澳大灣區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礎，這是大灣區書畫創作所具有的共同的藝術血脈。眾所周知，大灣區是中華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區域，自古以來就在政治與文化、經濟與社會上成爲一個整體，同屬珠江三角洲文化圈，保持中華文化支系的嶺南文化。

傳統的書畫藝術，延續歷史文脈，傳達民族審美心性，彰顯當代人的精神風尚，業已成爲嶺南文化的重要篇章。嶺南文化源遠流長，具有較強的包容性，在維護國家統一、民族團結等方面，作出了重要貢獻。明末清初，江南士人來到廣東，推動了嶺南文化的發展。清代，廣州書院蓬勃發展，有一百餘所，粵秀書院、越華書院、羊城書院並稱的「廣東三大書院」享譽全國。與官辦書院並行的民間書院也如雨後春筍一樣遍布嶺南。位於西樵山的三湖書院培養出著名思想家、社會活動家、書法家康有爲。近代，嶺南文化形成了全國性影響，成爲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，一批推動社會變革的傑出人士鄭觀應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孫中山等人登高望遠，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，爲現代中國指明了前進的方向。

這也是孕育嶺南書畫的沃土，是嶺南書畫發展的客觀條件和社會基礎。粵港澳大灣區居於嶺南文化的中心，有着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改革開放的經驗，也有着共同的文化趣味和審美心理。作爲有着悠久歷史和獨特魅力的中國傳統書畫，在粵港澳大灣區新的政治框架和新的社會機制中，擔當起新的使命。

嶺南書法歷史脈絡清楚，名家名作有據可查。明代陳獻章就是一個集大成者。他與歷史上許許多多優秀的書法家一樣有事功，有學養，有文名，一句話，陳獻章是修養深厚的書法家，開創了嶺南書法的「白沙書派」。陳獻章提出的「貴疑論」對後世產生了極爲重要的影響，他認爲人要會「提出問題」，有問題，才有覺悟，小疑則小進，大疑則大進。明末清初，直至民國，嶺南書法遵循傳統，勦力創新，出現了彭春權、李文田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葉恭綽等一批善於「提出問題」的文人、書法家。彭春權是清初書法家，長於草書，筆墨間易見懷素遺緒。然而，他看破紅塵，自稱龍江村獠，隱居獨處，以詩書爲伴。因此，他的書法異彩紛呈，獨步書壇。康有爲的「卑唐之論」如一聲驚雷，震動學界。他的一手獨具風采的行草書，把碑學理論實踐化、具體化，成爲民國書法的津樑。彭春權、康有爲等人，對陳獻章的「貴疑論」有獨到的理解，他們在自己的生平軌跡裏，要麼獨善其身，要麼兼濟天下，以不同的方式成爲嶺南書法的代表人物。

與此同時，嶺南畫壇也有長足表現。明代畫家林良就是其中的代表。林良在廣東成名，後來到北京，成爲宮廷畫家，得到皇帝賞識。林良畫藝精湛，宮廷畫之外，所創作的水墨寫意花鳥，有了「文人畫」傾向，題材廣泛，構圖繁簡相宜，筆意散淡抒情，形成了新的藝術風貌。林良大膽創新，敢於突破，開創了明代水墨寫意花鳥的先河，直至影響到沈周、徐渭，他們以生命熱情提升、完善了水墨寫意花鳥畫的美學語言，豐富了「文人畫」的內涵。

從書法到繪畫，嶺南人的探索精神、創新意識，不斷提升傳統書畫的形式與內容。二十世紀初，在中國畫壇崛起的嶺南畫派就是最好的說明。嶺南畫派的創始人高劍父、高奇峰、陳樹人以「折衷中西，融會古今」的指導思想，進行美術創作。三人均在日本留學，思想活躍，藝術觀念新穎，回國後就以一批別開生面的美術作品引起同道與學術界的關注。他們自稱「折衷派」，所創作的藝術作品有着明確的個人符號。嶺南畫派是與時俱進的，他們反對墨守成規，有世界眼光，對域外藝術有自己的真知灼見，對自我也有深刻的認知，敢於正視他人，勇於反省自己。因此，人們在嶺南畫派代表畫家的身上看到了革命精神、時代精



▲「其命惟新——廣東美術百年大展（香港）」吸引不少市民和遊客到場觀展。

神、兼容精神、創新精神。其實，這四種精神正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生命品質，是敢於超越自身局限，讓新一代的中國藝術匯入世界藝術的大潮中，尋找認識世界的窗口，拓展讓世界認識中國的路徑。嶺南畫派的實踐，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繪畫本身。廣東是中國與世界聯繫緊密的地方，這方熱土所孕育的藝術，也一定具有前瞻性、國際化、公共性、市場化。東西文明的交匯，予以藝術更多的形式，更多的色彩，更多的可能。我相信，面對新的機緣，粵港澳大灣區書畫創作將會拓展嶺南畫派的外延，形成「灣區特色」的藝術風格，成爲當代中國書畫創作重要的組成部分和創作高地。

## 七日談

（北京篇）

## 熱烈與悠遠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三月香港藝術月，舞台時見驚喜。近日觀賞兩齣舞蹈作品，先是香港藝術節邀請西班牙國家舞劇院舞者演出《熱情的感召》，熱烈如火；亦有香港舞蹈團原創選粹《跡》，悠長若水。兩種截然不同的氣質，讓我們又一次看見這座城市文化藝術的生動與包容。

《熱情的感召》如其名，將西班牙舞蹈的熱烈奔放淋漓呈現。宮廷古典舞、安達盧西亞民間舞以及極富吉卜賽風韻的佛蘭明高，於其間糅合、呼應，共同模塑西班牙舞蹈的鮮明個性。上半場數個舞段，獨舞和群舞穿插，展示舞者身體律動，時而奔騰張揚，時而悲愴孤鳴。下半場則以一部向佛蘭明高大師馬力歐·馬雅致敬的篇章，將整晚演出引至高潮。舞台布置模擬小酒館般熱鬧，男女舞者交替起舞。台上裙擺飛揚、色彩騰跳、光影交錯，宛若對生命的熱烈告白。台下觀者恍若身處伊比利亞半島，長空烈日，鮮紅與漆黑的刺激碰撞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如果說《熱情的感召》似火，那麼香港舞蹈團的《跡》便若水墨徐徐鋪展。作爲舞團成立四十五周年的回顧，《跡》精選七段原創舞作，穿梭時空古今，展現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語境中的傳承與創新。

《跡》並非簡單堆砌傳統文化符號，而是

透過創意的編排、意象的延展，讓中國傳統哲思浸潤於樂音、韻律與步法之中。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編創的《靜聽松風》從元代畫家倪瓚的《六君子圖》中汲取靈感。舞者化身松、柏等樹木，既有武術之剛勁，又不乏舞蹈之柔美，演繹木立於風中、於月下的蒼勁挺拔，傳達「和而不同」的人文思想。《山水》一段，舞者以簡潔肢體語言勾勒出山水畫留白之美，與謝茵《三城誌》中描摹的春光無限相呼應，一同牽引出人與自然相伴共生的命題。

香港知名編舞家黎海寧的《紅樓·夢三闖》選段以舞台上的十二把空椅暗喻十二金釵，由古典文學出發，以抽象舞象闡釋人性光暗，與編舞家黃子翎的《心鼓行》一首一尾，一靜一動，皆由表入裏，借舞姿的綽約或昂揚澎湃，勾畫心象。七個選段環環相扣，編織出一幅傳統文化在當代都市語境中長養生發的動人圖景。

作爲國際文化都會，香港需要蓬勃多元的藝術生態，既有外來名作，也有本地佳構。當佛蘭明高的熱烈與中國舞的餘韻悠遠相遇，中西藝術的邂逅擦碰成如靈感的火花，生生不息。



▲《靜聽松風》曾獲中國舞蹈「荷花獎」。



英倫漫話 江恆

經常翻拍經典名著的BBC，不久前首次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、英國作家威廉·戈爾丁（又譯：威廉·高汀）的小說《蒼蠅王》(Lord of the Flies)搬上電視屏幕，讓不少觀眾大呼过瘾。作爲戈爾丁的主要代表作，《蒼蠅王》一直是英國學校課程中最受歡迎的書籍之一，書中描寫了一群男童流落荒島，在沒有大人管教下，如何從建立秩序走向野蠻和暴力的過程，深刻探討了人性的黑暗面與文明的脆弱性。該書的書名來自聖經中的「蠅王」(Beelzebub)，代表惡魔，藉此揭示了潛藏在人類內心深處的原始邪惡，是現代文學中探討人性與社會的重要寓言。

《蒼蠅王》最初由英國費伯出版社出版，過程中締造出一段伯樂與千里馬的佳話。一九五三年，時任教師的戈爾丁將該小說投稿給費伯出版社，在此之前已遭其他出版商拒稿了十多次，從打字稿嚴重捲邊便能看出它輾轉多方，有審稿人給出的拒稿理由是「枯燥無味，毫無意義」。但費伯出版社新來的編輯蒙蒂思出於好奇進行了翻閱，很快就被開頭幾頁吸引，決定深入閱讀。他意識到這部作品儘管寫作風格粗糙、結構鬆散，卻潛力非凡。

他主動聯繫戈爾丁，提出大量修改建議，包括重寫部分章節、簡化角色和強化象徵意義等。戈爾丁雖感到訝異，但虛心採納了意見，經過密集的通信聯絡與討論，徹底重寫了小說。據後來公開的一份寫在破損練習本上的原始手稿顯示，小說並非一開始就是以幾個學生迫降在島上爲開端，而是描述在核戰期間，他們如何被疏散以及他們的飛機如何在空戰中被擊落等等。此外小說的原名也是冗長乏味的《來自內部的陌生人》，重寫後改爲更有寓意的《蒼蠅王》。經過比蒙蒂思預想的

## 伯樂與千里馬



▲《蒼蠅王》劇照。

更爲徹底的修改，《蒼蠅王》在一九五四年正式問世，並逐漸得到認可，最終成爲二十世紀最重要文學經典之一，戈爾丁與蒙蒂思之間長達四十年的作家與編輯的友誼也由此開啟。

作家威廉·戈爾丁在《費伯書信集》一書中，披露了戈爾丁和蒙蒂思合作的很多細節。他們早期的書信往來極爲正式，尚使用尊稱，或許是兩人都來自英國的精英學校，又都在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，彼此惺惺相惜，後來已直呼其名。在接下來的幾年裏，蒙蒂思作爲文學編輯不斷給予戈爾丁指導，從小說《繼承者》到《尖塔》和《成年禮》（後續意見越來越嚴格和詳盡。但他們之間並沒有發生爭執，蒙蒂思始終以謙遜態度對待戈爾丁，他在信中寫道：「我只是試圖幫助你讓這本書成爲它本該成爲的樣子。」而戈爾丁日後多次公開感謝蒙蒂思，稱自己從未考慮更換出版社。他在一九八三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時，特別提及蒙蒂思的貢獻。

但這並非意味着兩人合作總是一帆風順，戈爾丁始終焦慮於自己可能辜負蒙蒂思和費伯出版社。比如他擔心自己的作品數量太少，稱「我意識到我爲你們（費伯出版社）的書單貢獻微不足道」；擔心作品不夠優秀銷量太差，指自己的小說「人人稱讚，卻無人問津」；以及成功之後擔心自己改變了創作初心，反問「我不是被商業化污染了？」等等。但事實證明這些都屬庸人自擾，戈爾丁曾將自己的小說《成年禮》貶爲「一堆廢話」，但它最終贏得了布克文學獎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蒙蒂思爲了提振戈爾

丁的創作熱情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比如戈爾丁早期創作勢頭強勁，到了中期卻陷入低谷，由於旅行、巡迴演講和酗酒，他幾乎無法寫作。在蒙蒂思的不懈鼓勵下，戈爾丁重新振作，迎來了創作巔峰期，發表了《海洋三部曲》等經典。另外，隨着戈爾丁愈加獲得外界肯定，甚至受邀出國講學，他自信心變得膨脹，在蒙蒂思的提醒下，他意識到被過度讚揚的風險，開始盡量保持低調，拒絕了大多數採訪邀約。戈爾丁在日記中有一段話，點出了他對蒙蒂思的感激，「我作爲一名作家，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你的造就。」貼切地反映了這一段真摯的友誼。事實上，兩人在通信中不乏幽默與溫情。例如，戈爾丁曾自嘲自己「寫得像隻醉猩猩」，而蒙蒂思則回信說：「但這隻猩猩眼裏有光。」他們討論孩子角色時，甚至會以自家孩子爲參考，展現出編輯不僅關注文本，也關心作者的生活與心境。

這段被視爲伯樂與千里馬的故事揭示了一個重要事實，即偉大的文學作品往往不是孤獨天才的產物，而是作者與編輯共同打磨的結晶。以《蒼蠅王》爲例，若無蒙蒂思的慧眼與耐心，這部探討人性的經典很可能就此湮沒。而他們的通信，不僅是出版史上的佳話，也是對文學創作本質的有力見證。

## 追憶楊絳先生（上）



人與事 慕津鋒

前兩天在逛書店時，我看到一本很精緻的綠皮小書，是楊絳先生的《我們仨：二十周年紀念本》，由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二〇二五年出版。拿起書，我認真翻閱着。二〇二三年是《我們仨》首版出版二十周年，二十年間這本書據說已賣了八百多萬冊。先生去世後，這本書一直被眾多讀者關注。爲紀念這位老人，三聯書店特意出版了這本極具珍藏價值的「口袋書」。該書設計獨具匠心，在書的背面，寥寥數筆便勾勒出先生與丈夫錢鍾書、女兒錢瑗的頭像，還寫有一句讓人既感傷又溫暖的話：我一人思念我們仨。翻看此書，我似乎又看到那位癡癡獨行的老人在書桌前拿着筆安靜創作的樣子。只是她沒想到，她寫出的這本書給這世間帶來了眾多的回響，人們在她的這本書中找到了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感。也正因此，人們對這位老人從未忘記，我也是這樣，只是我更幸運些，我和先生有十六年的交往。

因爲徵集工作，我有幸結識了楊絳先生。十六年的交往，先生給我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，她是我認識的眾多女作家中，最安靜、最不喜歡說話的一位。但是，正因爲遇見了她，我才真正開啟了我的文學之路。

我發表的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，便是《追憶楊絳先生》。二〇一六年五月先生去世後，一家雜誌託我一個朋友約我寫懷念先生的文章。那時的我，並不善於寫作，我之前的文章也與文學無關，我本來想拒絕，因爲我實在不知該寫些什麼。但朋友卻並未放棄，他說：你和楊絳先生交往那麼多年，肯定有一份真摯的感情。我非常希望你能寫出來一篇，也許你寫得不好，沒關係，實在不行我們就是不用；如果寫得好，那肯定是一份珍貴的歷史記憶。拗不過朋友，我只得硬着頭皮答應了下來。寫作談何容易，我想了好幾天，都不知該從何說起，也不知該如何下筆。還好，我還記得幾個與

先生的故事，我告訴自己那就先老老實實把這幾個故事寫下來再說吧。就這樣我慢慢地寫了起來，因爲有記憶、有故事，我努力把它們講清楚，終於按照約定時間我完成了初稿。自己寫完後讀了好幾遍，總是感覺不滿意。但又不知該怎樣修改，只得交給編輯去刪改了。文章交給朋友時，我說：「我真的很努力寫了，如果你們實在感覺寫得不好，就退稿，我沒意見的。」這之後，我便有些忐忑地等待着編輯回覆。

過了幾天，朋友跑來告訴我：你的文章編輯看後，確實覺得寫得比較生澀，可見文筆並不是很好，但是你有一個點打動了她們。她們覺得這個點很真實，也很趣味，便決定留用此文。但我並不知道是哪一個點，直到不久後，我被邀請去編輯部，見到那位編輯，我便問了她我一直想知道的那個問題：「老師，我寫楊絳先生的文章是哪個點打動了您？」她說：你有一次去看望楊

絳先生，拜訪即將結束時，你拿出相機，本來要給先生拍張照片。但楊絳先生像一個孩子一樣抬起了臉，說我今天太醜了，就不要拍了。就這一個點，讓我看到了生活中楊絳先生真實、可愛的一面。除你之外，我還沒看到過那位這樣看過楊絳先生。原來是這一點，這確實是我見過的楊絳先生。我記得那是一個冬日的上午，陽光很好，先生氣色也很好，我在拜訪結束時，很想給先生拍張照片留念。先生有一個特點，如果未經她許可去拍照，她是不同意的，而且還會生氣。還好我是她的小友，那天可能先生的心情也不錯，根本沒有對我發火。與編輯聊完，我明白原來我與作家交往，只要我把它真實地寫出來，是有可能發表的，發表後也許還能存史。就這樣，我開始了自己的寫作。而懷念先生的這篇文章，則是我文學之旅的開篇之作。從這個角度講，是先生帶我走上了文學之路。